

另眼看中国的费正清

文/小海

另眼看中国，有另眼相看的意思。在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背景下，费正清对近现代中国(包括东亚)的研究是独树一帜的，也配得上他的中国好友梁思成、林徽因伉俪为他所取中文名字的“命名”本义。正如萧乾所说：“这是对我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

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要直观了解他的学术与思想，从《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入手不失为一条捷径。在此书中，费正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结与中国研究，讲述了他一个人的中国史：体察与分析，研究与探索。这本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认识本国历史，即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从世界看中国”。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过：“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当代有识见的历史学者，已经认识到现代历史首先是世界史。

作为敏锐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发现，不同国别的历史学家都会根据自身对历史的认知来叙述历史。如1793年马夏尔尼勋爵作为英帝国的第一位大使来到中国，意图使中国对英开放通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认为东亚近代史的开端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而中国却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这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也许我们可从蒋廷黻倡导的“现代化史观”“现代化叙事”来解读这一划分的不同含义。我想起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将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这里所说的“态度”，指的就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这彰显了福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思想方法。

可是历史学家这一身份，往往使得这一群体成为本国历史最雄辩的维护者，如果失却了宏观

胸襟和科学精神，又很容易走向钱穆先生所言“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反面。修昔底德早就认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英国历史学者巴勒克拉夫提起一段往事：1914年以后，西欧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这样一个史学界怎么会是无偏见的呢？可我读到了费正清对1930年代中后期日本全面对华侵略时美国采取的战争与政策问题的批评：“当时美国的反应是继续保持孤立主义的态度，这种保守经常被理想化为反战态度，如今看来却很难令人信服。”

他回忆了生活与工作中所结识的宋美龄、孔祥熙、陈立夫、周恩来、邓小平、尼克松、基辛格、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郭沫若、梁思成、林徽因、费孝通、龚澎、乔冠华、周培源等人，这是研究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所难以打破的传奇纪录。经观察与比较，他对国共双方作出了自己的评价。“1928年

后的国民党从支持商业的意义上说，并不是保护资本主义，它只不过是一个纯国民党的政府，一个新的派系，一个黑帮，一个如同封建王朝的家族一样掌控了中国政治的利益团体。”“延安共产党人蓬勃的朝气和朴素的平均主义早已因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为世人所知。”回忆录最后，他告诫美国同胞：“中国革命与其说是我们的敌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关注自身发展，并没有对外扩张的野心。随着我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一定能够互惠互利。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做的主要是要纠正我们在谋求生存时武力与智力的不平衡的状态。”难怪基辛格曾直言不讳地说：“和他的谈话改变了历史。”也许尼采对其历史观的表白此刻会让我们会心一笑：唯有历史服务于生活的情况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

注：费正清著《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霞译，中信出版社



“悦读改变人生”征文活动投稿信箱：
xdkbxingzhe@126.com
具体征文要求与奖项设置详见2015年5月11日都16版
(可登录现代快报网打开电子版查阅)

我读过的最深厚的“书”

文/岳应平

人一生要读懂很多书，有字的书，有事的书，还有人的书。读懂一个恋人，也许就明白了爱情；读懂一个朋友，也许就体味了情怀；读懂父母，也许就领悟了生活。书有难易，人有厚薄，一本好书，受益匪浅，一个人，同样如此。朴实无华的封面，韵味十足的内涵，这是父亲给我的书。

事业，对于一个老农民来说很清淡，却是父亲的厚书里最重要的章节。

父亲五七年出生在一个山村，童年的父亲是真正的山林传人，会爬树攀岩，会设置各类机关陷阱，做得一手好弓箭，打得一手好弹弓。他是小孩子的头，手带红巾，自制粮票布票命令周围小孩按月领取，虽换不来东西，也无敢违抗。玩，就是小孩的事业。

青年时代的父亲，跑得快，跳得高，我所读中学的篮球架正是父亲当年赢回的，还曾在市里的游泳比赛中获得过名次。父亲的字写得很好，算盘打得流利，文章也出类拔萃。我曾在家中发现一张父亲初中毕业的成绩单，几乎都是八九十分。善学而有朝气，就是青年的事业。

因为成分太差，父亲不能升入高中。先是做了队里的粮食保管员，而后被派去修建水渠。父亲学会了乡村生活所需的多种技能：石匠、木匠、竹匠、瓦匠等。屋中的桌椅板凳簸箕背篓等父亲均可独立完成。储备生活能力，是成年的事业。

兄弟较多，成婚后父亲仅分得一室一屋，狭窄不堪。白天耕田种地，夜里与母亲从红石果堆里硬凿出一块空地，添置了两间屋舍，做了现实中的愚公移山。此后又因舍不得姐姐嫁到别处，恰逢院中有人卖房，再狠下心花九千块钱买来。在屋周围砌梯拓院，挖掘了大小两个鱼塘，围上芭蕉、白果树和紫金花。家，变成了好住处。为家庭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是一个丈夫的事业。

父亲口才出众，知礼俗识大体。从二十一岁至今，操持喜事无数，从来打点妥帖，舌战数人，从未落过下风，是本地最招牌的支客司。四十岁后，父亲做了村里的干部，退耕还林，带领村民将千年的羊肠小径变成康庄公路。

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父亲却没选闯荡新天地，因为家。姐姐乖巧温和，父亲担心她受人欺；我顽劣叛逆，父亲怕我误入歧途。他既知鞭笞的惩戒，又明教化的渗透，他更清楚，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最有效。他希望我们每个假期都有家回。感谢父亲的守候，姐姐与我不曾感受过留守孩子的心酸，并且双双学业有成。儿女品行端正，有安稳的生活，是一位父亲的事业。

父亲今年已五十八岁。我见过许多在社会上得意洋洋的成功者，观其言，察其行，洞其心，很不如我的父亲。只可惜，闭塞山区对人的限制和儿女的拖累，让父亲只能一生扎根在那最不起眼的泥土上。但他的儿子最清楚，这个老农民，同样拥有完美的事业。

我的父亲，是我一生读过的最好、最深厚的书。■



枇杷画/车前子

虚构的岛上

文/李劲然

当国内评论界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评论余温渐熄的时候，青年作家任晓雯又给“魔幻现实主义”这把火添了一把干柴。这部作品创作跨度十三年，以一个“成熟的先锋”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岛上》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我”方藜岷，在童年失去父亲的阴影下产生“恋父情结”，并因此导致了大学教师“明先生”的家庭纷争。“明太太”在这次纷争中意外死去，方藜岷由此被诬为“精神病人”失手杀人，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后被送到了一座孤岛上“劳动改造”……

虚构的“岛上”其实是一个人性的实验场，它是高度抽象化、符号化了的人类社会。虚构的“岛

上”是一个威权统治下的封闭空间。作者把人物像小白鼠一样安排到这样一个“极限境遇”，饶有兴致并抽丝剥茧地将人性的裂变呈现给读者看。

实验的结果是残酷的。“美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方藜岷来到岛上交的第一个朋友。本是“男儿身”的他更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一个“美娇娘”，变性手术之后，来到没有人认识的岛上。可小岛并未给她自由，流言蜚语与世俗间无异。在方藜岷眼中她是一个“超越性别的存在”，兼具了男性的坚忍和女性的同情，然而在世俗眼中，美佳只是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变态”。方藜岷也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焦虑当中，方藜岷被大多数人认定为“疯

子”，由此便陷入了“无力辩驳”的怪圈。

小说揭示了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内在张力。没有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不善不恶”或者“有善有恶”。比如看似完美的美佳，也因为“贪欲”偷了发婆的戒指，并因此送命。美佳感叹道，每个人都有罪，自己也一直被罪折磨。但恰是优缺点并存的人物，使读者更觉得亲切，读者可以在人物身上找到自己性格弱点的投射，因而建立一种“心理亲近”，人物也因此可触可及，有活力、会呼吸。

小说的结尾很吊诡，统治小岛的“康先生”，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甚至没有头盖骨的“畸形人”，被人轻轻一掌就能击成粉末的权力内核，竟然一直高效运作着。康

先生死后，小岛易主，督察成了新的当权者，而方藜岷的“弟弟”，段仔却成了新的督察，重新将方藜岷定义为“疯子”。正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在短暂的“发狂”揭示了社会的吃人本质之后，竟然“病愈”到某地候补去了。一个权力关系网上的单元的失灵，并不会导致权力运作的失效，原来的“督察”摇身一变成为“岛主”，就和打工的“马仔”一下子变成“老板”一样刺激和疯狂。转变的权力的法理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运行效率都是存疑的，或许督察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康老板”。很显然，热热闹闹的小岛上将上演新的故事，但主题永远只有一个——铁打的权力网，流水的螺丝钉。■